



明文海卷六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碑甲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宋訥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粵自上古神聖繼
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位四
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立盛德
相繼傳至于今欽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人紀以建
民極纘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鴻基稽古定制作

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廟地介乎通衢
藝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作于欽天山陽越
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臣秦達奏成功請文
劉石詔臣訥為之記臣忝職胄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
首而言曰帝王功德於昭于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
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五帝祭于肆類僅見于周而
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
祭後世有之至于合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皇上
定鼎江左治功既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

禮不經詣神非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
以五帝曰三皇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
或繼功相比德相伴列像于庭金玉其相袞冕焜煌聚
精會神咸宅于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上御宸極
制命大臣齋明承事籩豆靜嘉築盛豐潔告克告禩神
格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命官
奉香帛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示
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天下
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而已是

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為民極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愧故黜而不與是可見皇上敦名寔重理道崇德報功大公至正之心真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永無斁謹為之銘曰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正大位皇極而皇帝極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皞、同底于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矣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

宗重光力行仁義明、有宋其德克類暨于元代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先輝青翼、新宮有位而闕貌像既嚴皇靈斯蒞享祀苾芬儀文孔備降陟在庭神之攸暨祚我皇明以克永世

黔寧昭靖王廟碑

程本立

有非常之遇而後成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而後享非常之報湯之興阿衡聘于莘野周之興尚父載于渭濱曰漢曰唐曰宋有所興元有所遇然而義則君臣親則父子若我大明皇帝之黔寧王者未之有也王姓沐氏

諱英字文英鳳陽定遠人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居室燬于兵隨母逃難母亦病歿無所歸謁上濠梁上為惻然與孝慈皇后撫之為子賜姓朱氏上即位金陵建元洪武始詔復王姓王天資忠孝厚重簡默雖在髫齡不樂此戲年十八為帳前都尉由都尉為廣武衛親軍指揮使改廣信衛親軍指揮使拜僉大都督府事同知大都督三十有三爵封西平侯授以鈇券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自昭勇將軍鎮國將軍至榮祿大夫勲為柱國以都尉守京口以指揮使守廣信節制甌

閩以同知大都督填撫閩西皆有威惠天下兵馬寔大都督撫總之在府七年裁度机務舉無留滯稱上意為一從大將南征獨取銘山下崇安剪陳友定詳拔閩溪十八寨遂定閩中一從大將北征出右北口獨克仄山全寧高州過驢駒河擒元知院李宣俘男女萬口一為征西副將軍提京畿兵伐州藏抵崑崙山俘男女亦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闢地數千里一為征西將軍總京畿河南陝西山西諸軍征朵甘之地降其偽萬戶乞失迦夷其都落平納隣七站之地擒洮州十八族番酋曰

汪舒朵兒只田阿烏都兒并其衆二萬獲馬牛羊二十萬一經陝西兵出和林畧以集乃路自寧夏歷賀蘭山渡流沙擒元國公脫火赤元知院愛足俘其全部以歸天下已大定而梁王栢廼刺瓦爾密寔元之遺孽恃雲南險遠執我信使納我逋逃上命穎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王為副將軍率師三十萬討之旌旗蔽江而上自辰沅陸出羅鬼晉定晉安皆下苗蠻犂狁迎降恐後猶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畢節擊可渡河皆克之栢廼刺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以精兵十萬拒我師于曲

靖王曰彼謂我師罷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于是倍道進師未及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我師飛至因擁兵陳水上傅征南亟欲濟師曰王未可別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陳後鳴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軍欲亂王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戰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而奪之氣却數里而後取陳我師既濟整列而鼓砲声震天地戰數合王縱鉄騎衝其軍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匹死者橫屍十餘

里柏匝刺瓦爾密聞達里麻敗遁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而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久老爭出金馬山焚香遙拜以迎王師王入闡鄩城市不易肆取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其民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也自秋九月出師至是百日雲南平分兵下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略建昌激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為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首龍尾二關號險要王自將取之士酋段世聚眾五萬搃龍關牢不可破王以一軍付裨將夜從間道繞出點蒼山

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旂幟暹明彼軍驚亂王策馬渡河水及馬腹將士隨之斬關而入彼軍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昌脅從者悉縱遣之分軍下崔慶麗江收三營砦破石門關畧永昌由是西蕃車里平緬相率來附雲南平以幅員之廣分烏撒以東越雋以北皆隸四川餘列為郡邑凡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一百八籍其見戶七萬四千六百設官以治其民立衛以守其地烏撒東川建昌謀變王還與傅征南合攻下之并克芒部斬首三萬級獲馬牛羊數萬計王師已東鄩闡諸蠻部

乘之以叛圍城二十萬衆都督馮誠以孤軍固守伏強
弓弩于埤賊近輒射之往應弦而斃伺賊怠則出擊
之賊不敢即攻城王將銳兵一萬赴援至曲靖遣一健
步懷檄入城約為內應為賊所得詰之賊皆錯愕轉相
告報解圍宵遁既入城賊散走安寧羅次仰甸富民晉
寧大棋江川諸山猶據險立柵悉分兵殄滅之斬首六
萬級生擒四千諸郡復定奏聞上大悅詔傳征南班師
王百鎮雲南辨方物以定其貢賦視民教以均其力役
疎其節目以寧便其人麓川之外有國曰平緬車里之

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在鎮十年得上恩賜志
送官府以助軍資凡遣將討賊者六逋寇集浪穹霍慶
慶劍川輒相應為亂遣大理衛指揮使鄭祥掩而殲之
平緬叛結砮于馬龍他即甸之摩沙勒遣都指揮使審
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東川蠻據烏路山為砮山極
陰峻上下三百里遣寧正帥雲南兵與京畿大兵相為
犄角討之賊平後復有亂者亦平之殺火頭美宗等五十九人俘男女馬牛羊皆
以千計阿資母出降教化三部不供租賦遣臨安衛指
揮使王執討平之晉安酋密即叛遣貴州都指揮張泰

擊破之自將討賊者四廣南特磨道未附自將討之首
出降廣西阿赤部叛自將討之誅其首曰者滿曰矣情
俘男女五千口平緬以三十萬衆寇定遠自將二萬討
之與寇對壘以輕騎三百當寇、出萬衆乘三十象以
戰一戰而殺寇數百人獲一象以遺王曰吾知賊不足
破也明旦寇集衆驅百象以陣象皆背負攔楯左右以
大竹筒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勢恃以張王分軍為三
馮誠領其前審正領其左都指揮同知湯昭領其右乃
下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提者一級必盡賞退

而歟者一隊必盡戮于是鼓而合及机發箭鋒星流烟
飛雷擊電走象皆驚北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
戰我左軍小却王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來左
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王責戰益急三
軍大呼而鏖不移時寇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
四十六象餘象被矢如刺帽以死渠帥刀斯郎埋亦被
百矢殪象上餘黨走死百無一還自是平緬歲入貢賦
不復反矣阿資復叛自將討之擊于補衝殺獲其衆殆
盡阿資僅以身免方搜捕山間俄有旨諭王還鎮以前

軍僉都督何福為平羌將軍寤正為參將代領其兵河
資遣其子詣王降王請于朝立衛越州鎮之遂罷兵歲
較屯田所入增損以為賞罰計遠近墾田至九十七萬
畝以滇池末流淺狹霖雨汎濫瀕池之田不可以稼乃
督萬丁自池口入渠濫川中浚而大之無復水患通塩
井之利以來商旅選凡民之後秀與諸酋之子弟入雲
南府學朔望或賜之飲儲歲時或賜之衣服又命行鄉
飲酒礼于學知民尊長養老而興其孝弟矣二十年十
月王入朝上宴之秦天殿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

緡絲百鈔為貫凡七萬五千以西南之人安于王也復
歸之鎮初王酋鎮之明年哭孝慈皇后三日不食踊慟
幾絕及再鎮之三年哭皇太子號慟失聲飲食為少一
日暴薨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也享年四十有八官僚
士庶胥吏卒伍緡黃髻白莫不奔號其門泣語于路計
至京師上哭之慟不視朝一日自為文遣礼官往祭命
嗣子春奉喪以歸詔發兵護喪出境所過衛府州縣設
祭如礼柩出金馬山送者萬人蛮夷酋長哭之盡哀喪
至自雲南詔封黔寧王謚昭靖三代考皆黔寧王妣皆

黔寧王夫人冬十月庚午以王禮葬江寧縣長泰北鄉
觀音山之原自喪歸至葬上遣使祭者三皇太孫親王
遣使祭者再葬之二日詔春襲西平侯爵嗣鎮雲南賜
白金若干萬兩明年太常以太牢祭王功臣廟而雲南
父老諸酋首合辭願立廟祀王守臣請奏上許可之又
明年廟成父老諸酋請本立紀王勲德刻諸廟石嗚乎
自宋靖康之亂戎馬蹂中國百五十年而極于元矣末
政隳壞神情人怒天命我明掃除翦滌永清四海以承
大統于是賢豪並出輔成帝業至于西南六詔之地一

變而為華夏之俗非斯民之大幸歟王之治西南也以
威武定其地者功若速而事_反易以德化洽其民者事
若緩而功則難論者謂唐李西平不特良將乃良相也
王其人乎王于濂溪周子之太極圖橫渠張子之西銘
西山真氏之大學衍義皆尊信而講明之至以太極圖
與晦菴朱子之白鹿洞規刻之于石立之雲南府學則
漢之功臣有所謂木彊少文不學七術者得不愧于斯
乎蓋非聖賢之學無以為大施設之体非將相之才無
以為大蘊蓄之用王能体之以聖賢之學用之于將相

之才宜其過人遠矣雖然向使王樂生無事之日其所
遇所報安能始終若是哉故曰天也夫高莫高于山嶽
大莫大于河海本立才劣辭陋涓埃奚贊其萬一父老
諸酋思之也哀請之也至輒不自揆謹按王行錄述之
系之以詩、曰上帝有赫降命我明驅除胡元以開太
平乃賚以臣乃贊以弼龍興雲從日出熾息勇奮其力
知角其能焯有毅烈則惟黯寧黯寧始生、元之末熒
熒稚年天其我割匪曰割之寔將啓之惟皇父之維后
母之長試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衛皇曰汝

來汝績其凝為朕腹心為朕股肱朝、事朕食大都督
繼陞同知累階榮祿柱國維勲西平是封建侯襲爵崇
德報功鉄券丹書金匱石室子孫保之世、無斃既平
南粵既定西陲北滅胡虜威行四夷惟彼西南古之六
詔元有遺孽阻我聲教皇曰西平爾副征南役蛇役豨
爾刘尔龕樓舡蔽江師三十萬軋旋坤迴山擘濤溪悠
悠牂牁峩、格孤羅鬼犵狁我而蘓彼昏不知擁兵
曲靖敢遏我師罔畏天命我師其行如霆如雷大戰白
石手縛其魁載厲我兵載秣我馬直入滇池如裂其瓦

元之遺孽破卵覆巢父老歌舞迎師于郊段世亦擒罔
有不服班師振旅獻俘授馘摩笄施順望裸茫河尋傳
漢裳婆羅秦婆烏蛮白蛮東爨西爨穿鼻長鬃黑齒縞
面麗水金赭朱提銀沅白雉孔雀馴象犀牛一百八區
三十六部七十城門八百媳婦版圖既入職貢是修大
開明堂萬國來朝皇曰斯民恚朕赤子一視同仁無間
遠迓詔汝西平其撫鎮之以煥其寒以飽其飢西平奉
詔稽首以拜夙夜兢々罔敢或懈拊摩吹煦于懷之味
芟夷蘊崇于田之萊于羊于狼以腍以磔于稼于苗以

膏以澤以興學校以敦詩書農隙講武夏禮蠻夷人
有言我亦人類遠于思化弱肉強噬今也矣倖昔也矣
辜子有其父婦有其夫有人有言我朽我羸西平鋪我
西平總我西平日吁茲豈在予維皇之命維皇之謨天
胡不仁奪我父母擗踊而哭鬪匍而走九重眷注一日
哀聞驚慟輟朝諭祭以文教備禮登有誥王以黜
寧侯以冢嗣黔寧始薨人莫不哀嗣侯既至人莫不懷
江寧之罔有鬱其兆彼人不忘滇則有廟金馬左立碧
雞右昂千萬斯年以祀我王

縣志 鄉飲酒碑

王彛

孫如王

皇明既一四海乃大興禮樂以新今俗還古道為千萬世計惟鄉飲酒繇近代以還蔑之有講洪武五年始詔郡國以孟春孟冬舉行斯禮而讀律為其時江夏魏公寔守蘇州奉詔惟謹既一再行之然尚恐未能宣上德意是以明年復參考儀禮以授經歷李亨教授貢穎之使與郡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共商較之且使張南端及諸生相與習焉爰舍菜先聖先師以孟冬之月吉日癸未行於郡學其大賓為前進士魏俊民介為先聖五十四

世孫思賙僕為推官王芳三賓為范廷徵衆賓為邵允禮錢瓊等十有一人次僕為知吳縣事曾黼知長洲縣事張其而樂正以張田司正以滕權賢而得其人如此又特位三老人曰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曰吳縣楊茂九十有三歲曰林文友九十有二歲皆形充神完行坐有礼老人而得其人又如此然後乃列坐八十以上者十有三人七十以上者六十有二人六十以上者四十有七十一人五十立而聽政後者百人凡在任者之子弟侍立者二十有八人主賓僕介之贊相爵尊豆籩俎洗

之執事者皆具又別為教授位而吳縣教諭徐鼎崑山
教諭陳圭次以訓導十五人又次之長洲教諭周敏則
以待其父南老常熟教諭傅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
立合鄉學及六縣弟子員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僚
佐之在位觀禮者若干人農工商賈遠近之觀者又以
千計公年且七十而朱顏煥出獨出人表升降揖拜竟
日無倦而其子子盤侍立進趨中度如是禮明樂和衆
以大悅既而乃讀律衆復肅以聽皆曰今天子神聖援
吾人水火中而斯禮也吾身親自之幸哉越五日周老

人還崑山公躬出婁門之郊再拜以饒都之士女觀者
又慨焉以為幸見且曰公於人之父兄也如父兄然吾
子吾父兄宜何如君子以是知公之政興孝興弟者蓋
易也然也且老人者生宋景定中歷元百年而遭逢聖
代意者天生斯老以待今仁壽固已在百年先矣微公
誰能表之彛也居公之野以病廢得扶曳而視焉蓋曠
世之遭也故為銘其堂下碑曰於維皇王正此方夏爰
爰釋戎衣有事郊社祀享會朝禮作樂造神人既和及
鄉飲酒維鄉飲酒萬方攸同俾孝與義載臻時雍顯

魏公牧我蘇人公有旨酒樂我嘉賓嘉賓戾止以僕以
介公在泮宮賓主則拜出俎東壁羞自東房立酒於尊
房戶是當有勺有勺寔彼爵矣再拜稽首獻且酢矣吹
笙鼓琴而瑟而簫而間以歌厥音猶、有黃其髮台背
兕觥百有十歲眉壽昌已公拜而饋寔猶父兄何以將
之篚有立黃賓既樂只言旋言歸醉飽自公祝公期頤
我子我孫公之孫子公我父兄我孝我弟公曰弗哉天
子明聖天子萬年畜爾子姓猗嗟蕪人今爾復古我作
歌詩以告來世題名縉紳

伏錫禪寺紀績碑

烏斯道

古之逃空虚者必靈境與區擇而居焉至山水之氣閱
而不泄神呵鬼禁人不能迹而見者尤為佛氏所專若
伏錫寺是已其地南去郡治可二百里山深入萬壑中
蛇盤斗折而上重巒疊嶽峭峻際天勝概絕世至峰頂
頂圻而爽塏可廬清流散飛灌木層翠晴必沾潤暑必
挾纒雖樵者靡常至四際又有峰二百八十有一回合
起伏雲霞蔽虧內七峯尤瑰異郡諸山莫之抗唐龍紀
元有石霜下長政二尊宿在藤湖肇基于此寺建徒集

天祐三年吳王錢氏賜今額十傳迨宋之天聖四年太白已禪師德隆名重足以開先裕後又尊之為第一代祖寶元二年額加死勝維茲席者類多碩德雲棲霧食燈傳香衍寔東南之望刹也歷歲滋久寺或燬或復傳五十二代遭時孔艱窘于徭役費如丘山肯產垂罄僧日竄匿寺日推毀至仁讓公負荷法任痛念諸祖創業之難倡道不匱苟不摟本枝葉以亡雖有智力者出求興復如故惡可得哉于是殫心庠容躬走官府招亡植壞保守先業于綱紀糜爛之後甫七歲珠環璧合俾圓

頂方袍之士不缺望今往山起予公又力續遺緒篤揚前休謁章蟾書走永新請于予曰寺舊有顛末載諸樂石以灾而不存茲不紀述則建初之績圖存之功咸泯滅無傳敢辱先生之文明始顯今以貽厥後余謂昔諸祖必處夫高深靜僻地者蓋以明心繕性非遠紛去諱一耳目之官不可也若茲山者豈易致基業豈易圖哉自佛法入中國法有阻行寺有興廢莫有常者元運既圯天下大弗靖寺悉廢于兵燹吾郡幸無恙而廢于艱難者又十九焉茲仗錫禪寺將絕而復振雖諸祖之願

力深重亦讓予二公之力也以世間相論之寺有興有廢以正法眼眇之寺未嘗有興廢也然不有世間相何以明正法眼哉自茲以往此主是山者蓋往懲來使是寺益以永久得以考鐘伐鼓大宏講席以正羣妄則其功德又豈忝于諸祖也耶寺之棟宇土田與夫山所入之利具刻諸碑陰繫以詩曰東南之山維明為盛維明之山仗錫為勝高設于天闕司于神其在玄古豫族哲人哲人伊誰張于佛氏藤湖之長太白之已有廟其址有常其廬建業之始倡道之初名聞雷厲學徒雲集繼

茲席者代踰五十匪山之靈胡底于成匪祖之聖胡底于寧元運之末根柢幾絕讓予者出式茂其業以隆于淑斯永其傳克懋于後斯昭其先伐鼓考鐘環居列食心祖之心庶幾朝夕有章有程有聲有輝俾四方士惟茲焉是歸

大寧觀碑 劉定之

大寧觀在大同府城中大同古雲中地漢高祖鋤秦蹶項威振寰海然至此為冒頓所困拓跋魏據此而起而以得中原之半遼金皆以此為別京元因之盤根株固窟穴為維我皇明視為藩垣重地屯兵千萬連城堡十

數百以控制朔漠達于無外蓋自帝都碩視之大同其
右翼也德威所及之遠豈前代君華夏靖海宇者可侔
哉信足謂之大寧矣洪武初創道觀以大寧為名厥有
意焉然其地寒故山林無傑木鉅材其人勞于戍守饋
運征行故于取木伐石陶甃之役有不暇構架塗墁繪
飾之巧有非素習則雖王公將帥官府廨署有不逮中
土者况于觀固宜因陋就簡也今副都御史古濬王公
越來鎮大同令肅法舉亦既有年意欲新之有待未果
太守緩德却君淵之自監察御史知河間府連著績用

遷縮郡級有所興草克承念憲度公嘉獎之以新觀之事委焉君退
與其僚捐俸為率偶觀之羽士張道維集好義者所願輸始事于成
化三年丁亥某月訖工于明年戊子某月最北正殿五間殿之南甬道屬
于中殿三間道東西各有其中殿之南甬道屬于山門道東有
鼓樓西有鐘樓環其區域為廊四周東廊二殿北以祀
三官南以祀靈官西廊二殿北以祀四聖南以祀閻王
間架高廣深遠邃如其教誨稜累累欄檻增其明香火洒
掃朝夕節朔定其制石山藝卉沙墀植樹期其久既成
文武官曹兵民士女咸集瞻視靡不欣喜謂曩者吾人

至于斯觀有所祈謝祥臻灾弭寇殄物阜雖感神惠而
愧觀弗稱今茲稱矣功有自焉惟亭立碑以待刻文紀
寔却君嘗從予學乃以王公命來請予文夫斯道_地之安
寧綏靜陶大化超往古由有聖主在上享天心恢神謨
以長轡遐馭也斯觀之盛則賢臣總風紀任牧守治神
人能得其宜于中也然則斯人在下衣食有餘而奉神
之庥庸有既乎予既記其事乃繫以銘詩曰絕塞之表
不聞刁斗乃聞道觀鼃鳴鯨吼鐘鼓之聲警于昏曉烽
燧不見乃見華灯夜集于觀燁如星我皇御世武緯

文經天下之大孰如其寧風調雨順禾黍被野日之夕
矣牛羊來下饗飧是宜漣酪亦譜出而射獵獲虎耽
歸舉兕觥抵掌醺酣囊金車帛來自塞南家給人足捐
財弗貪以作斯觀千楹棟楠維神之尊其居王宇垂衣
雲霞宝冠玉塵與天為徒祐我聖主旁殿居者哂喜膜
怒各司厥職我民依怙尔胡勿驕神欲勅之都憲節出
大將蠹塵執以還城往觀教俘入門而左関雲長居顏
如渥赭有虬其頤單刀雪瑩勅敵先誅有屹者亭碑峙
龜趺守臣所立鰲島仙書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沙
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于文淵閣議
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之行天
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于今十年東方之民厄于昏
墊勞于堙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道阻
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其往治欽哉臣有貞
祇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
群策率興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東北徂南西踰濟汶

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
水乃上陳于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
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于是乎盡且
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
所無事用此道也今勢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
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充土益疎
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于是
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
渠以淤滂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

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勢平乃治其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元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身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濮陽之滌九里而至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東南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李峯之崖由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而至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大潞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北數百里經澶

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過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郵東曹南鄆北之地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二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

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寔之石而鍵之鉄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沃泗之源而出諸川滙潭濮之流而納之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遇大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

河之議有身力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專恃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鉄為斤十有二萬鈹三千鉅百八釜二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荆倍之藁結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筭然其用糧于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告祭興工至于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于是水工官佐工部主事臣詡叅議山東布政使司臣雲鵬僉山東按察司事

臣蘭芽咸以為惟水之治自古為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繁年費皆鉅億若武之瓠子不以溉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璧馬鬮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溉焉以漕焉以貢焉無弗便者是于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于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寔惟我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

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于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夫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乏不可以嫌故自輟乃拜手稽首而為之文曰皇奠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豫而豐有節以蒙見沫日中湯九百六敷丁厥鞠龍蛇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傾否秦相乘運惟中興殷憂乃凝天子曰吁是任在予：可弗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

在茲孰其幹濟其為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為朕
行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僕夕儆將事惟敬載驅載馳
載詢載謀載度以為乃分厥勢乃提厥濟乃疏厥滯分
者既順隄者既定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
永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水性斯從水利斯
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奠不用邦計惟重惟天子明
浮議弗行功惟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是用寧臣
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民是懋爰紀厥寔勒茲貞石昭示
無極

海寧縣障海塘碑 張寧

海寧古鹽官縣瀕海南上有山名赭、南有山對峙如
門是為浙江受潮之口歲久沂洄停滯積淤出渾若階
則口隘潮東仄擊于鹽官隈岸宋嘉定中潮汐衝鹽官
平野二十餘里史謂海失故道有繇也成化十三年二
月海寧縣潮水橫濫衝圯隄塘逼溢城邑轉盼曳趾頃
一決數仞祠廟廬舍器物淪陷畧盡郭不及者半里軍
民翹喘奔顛皆重足以待縣上其事于府、守陳上其
事于欽差鎮守太監李巡按監察御史侶二公以所上

事詢諸三司布政司杜按察司使楊又以二公命各詢其佐叅政李副使端叅議盧食事梁咸集厥地周視翕謀區畫會計相與祭于神具以成業托分巡僉事錢曰君宜任重有所給之從草惟君自處公乃躬履原隰量材度宜命杭湖嘉興官屬因地順民採石于臨平安吉諸山物用林積舟楫轉挽漵河而至分命把總指揮李通判何秉摠工役初用漢捷經法不就乃斷木為大櫃編竹為長落引而下之汎濫稍定人知有成勢皆奮趨事計以日費致月工填壘稠復為力漸易業可待就時

盛暑公有念曰我聞聖禹治水奏解定賦非但疏洩而已今民蕩折未寧農稼方作飢勞野聚必有疾疫未可亟也繇是作治雖嚴閭輒無循勞米失次者徙寓空舍惠以薪米大集医薬以療病者作副隄十里衛灌河以防世鹵之害義穀倡道富人爭自振施民至是始忘死徙之念歲八月塘成適沙塗壅障其外公因增高培厚覆寔搏虛使腹抗背負屹成巨防而海復故道矣是冬舉羨餘之財修葺文廟增廣學地重建按察分司致祭告成公乃復邑父老過相語曰昔元延祐海患財力大

艱時官寡謀詎以異術今之深沙鉄神遺跡近在吾少
歲犹見大父行于悒流涕而道其辛苦者皇朝永樂九
年海決有司不時治民流移者六千七百餘户淪田一
千九百餘頃事聞遣保定侯孟英等力役蘇湖九郡背
繫鉅萬積十有三載其患始悉此吾輩耳目所及者今
錢公以一騎行邑歛不及民勞不糜衆徒以三府萬二
千人僅七越月而績用聿成患大費省力少效速較之
前事孰與此賢方首事之際扼搃倉惶若遇勅敵雖有
優才絕力當亦不暇旁顧公能發心蘊竭性能紓徐委

曲以庇食我以調劑我以成我稼穡以寧我婦子凡吾
輩今日得以復安此土者皆公賜也奈之何泯沒其德
遂相率叩縣令孫綱教諭彭永烈介予友医官郝暹庠
生凌雲翔徐寬具書幣走徵予文刻石予念風波漲溢
凡際海之區無不間遇至于衝決激射惟浙江地勢為
常自延祐及今終百五十年海已三變雖曰氣數消長
未嘗不以人力定勝但恐物非天成終當復故使赭山
之潭復出沙塗之壅再去後之繼任非人文獻無考則
父老前日之憂將或在其子孫也文章非紀寔不足以

傳信請詳述本末凡有事者皆刻之碑陰一以示今日之功一以示後世之法

重修海鹽縣儒學碑

張寧

海鹽縣自宋建學至國朝凡十一遷修歲月滋久典守靡常殘毀傾摧幾不可依息者非一日矣成化庚寅郡大夫方欲修舉會監察御史劉珂叅政甯良僉事周正方行部視學顧瞻不遑詢簡通判鄭昇委以創述之事鄭素廉濟承命惟謹盡撤散餘易以柏木中立明堂倫南徙中門北徙後堂東建復禮齋西建由義齋西北隅

為饌堂東北廩庾雜舍在西際南上廡宇在東際北上復宣公祠于廟東仍文昌祠于廟西重門翼廡垣屏周肅左殿右堂廟學均稱自經始至告成僅八越月而吾邑之士遂復有所歸矣嗟乎學校者士之家也人而無家則無所于歸其適也將惟遇而止撫世者知其然必先為之地陶以禮樂期以科目待以祿位使有定誼所以收天下之材而一其歸也當周盛時鄉國有學賓選以時德行道藝天下皆若人焉及其衰微以至戰國王政不行庠序廢息士始变故求通放為游說驚為戰爭

流為異端聚為食客波流風靡智藏耄遜而莫之振皆由乎士之無歸也汎濫浮蕩及乎嬴秦厭苦縱橫之術一切焚書坑儒專尚法令士之所學益無嚮用絕于授受或就耨鋤或附刀筆或迫為卒伍或因為屠庸苟避時禁不復審義一旦倡謀起事由其智力相並動足致人大約皆出乎無歸之士使其初不務除絕而務反古以居之則跋扈踰閑者固皆曩時之賓興賢能也何至乎空國而速亡哉漢唐以下學校僅舉科目多岐士之功業與時相平因循遷合沿及五季儒者之門戶蕩然

矣天啓人文誕敷宋治三百年来未嘗一日忘養士之地其後國步雖艱學治不廢官曹或系士論常存建炎德祐之際天運改屬人心不移雖有外圍卒無內叛扶持延續百有餘年而伏節死義與國終始者率多學校之士蓋由其養用兼隆安危相倚士至是則又以國為家以死為歸不特不他適而已也嗟夫秦晉之國勢強弱不倫而其廢興失得之故乃爾士果可使之久無所歸也哉恭惟聖明繼周邁宋學校遍于海內所以陶養期待乎士者舉天下而一之無所不用其極海監雖地

薄民聚居無厚資然比之疇昔人皆安土樂文俗尚明
 達風化日臻而不可動以非義者學與士之效也諸君
 子以士入官仰體聖意用能舉弊起廢使吾党大康其
 家而終為吉士之歸是豈独一州之美雖達諸天下可
 以善政稱矣寧故弟子員也舊家有光深復自慶因紀
 叙其事而刻諸石凡我同志盍歸乎來

其於國也雖舉與或不為可曾及於士諸常或數者
 天谷八文其應宋敏三百平來未嘗一日或為士

明文海卷六十八

餘姚黃宗羲編輯

碑乙

施義烈廟碑 周鼎

皇明成化十有一年春桐村牧預修杭州府志按舊誌
 載宋殿前司後軍帥施全義烈事全挟刃于道候秦檜
 入朝遮刺之不中送棘寺檜引問曰汝心風乎曰我非
 心風舉天下欲殺汝虜獨不肯我故殺汝遂磔于市太
 學士為立碑伍胥廟前碑近亡嗟夫豫讓欲手刃趙襄

子而襄子殺讓全欲刺檜而竟為檜所磔二事同也然有大不同者智氏之亡無足為天下輕重使讓之志行僅快其在我者之恩仇耳使全而獲行其志焉則金虜猶將曰南朝有人無所恃而肆諸將勤王之師必不由中而沮大姦去而天心自回士氣自奮父老之仇有可復之機中原不致于淪胥而莫之為也二子之義烈皆足以千古不死使事功或成讓其亞于全矣矧智伯以國士遇讓而讓以國士報之公議私恩固兼盡焉全此舉純乎公義非有所私報于岳武穆也抑武穆之國爾

忘身大有所感發欽張巡許遠之同日死者皆巡遠有以激勸之耳全之事又同此也太學生亦將以天下之大義激萬世之同有是心者歎惜亡其氏名無考杭父老嘗祀全于碑所祀^祠壞而附祀于伍廟左廡廟燬於往歲甲午今與鎮海樓城隍康張諸廟皆次第新築為補此記與劉邦彥議刻諸石亦志乘所不可少者也懷賢吊古之士每致意于岳祠而于全無一言焉故此記可不作乎有官君子治民事神其無以文辭視之

南樂縣倉頡廟碑銘 印寶

南樂侯王汝昭為邑之明年改建蒼頡氏之廟：成樹
碑中庭以麗牲焉因刻歲月而屬寶書之寶未嘗習古
文其何敢執筆于斯惟頡為黃帝史臣寔始造鳥跡之
書厥後變為古文古文變籀：變而大篆而小篆而隸
隸之變為真為行為草由今之真行草而視古文則遠
甚矣然其形聲之類皆頡之遺也頡雖不敢抑何能忘
贊頌哉夫頡始制文以代結繩萬世宗之宗之則宜祀
之然而后稷以穀勾龍以土萬世通祀而頡也不與焉
乎頡而上有伏羲氏伏羲氏八卦文之肇也頡而下有

仲尼氏仲尼氏六經文之成也頡之功孰與二聖故萬
世知二聖之功頡不與焉豈其下于稷與龍哉或曰微
頡斯文亦有制者世運之相承不得不然頡奚其功雖
然頡為之是頡之功也况飲食必祭示不忘本古之道
也而操簡握管記事立言者獨可以不知頡乎物原其
初事究其所從始頡既不得通祀茲其故邦廟其可不
崇王侯之政于是為大矣侯名德無錫入銘曰維魏之
西維衛之東有神斯功曰倉頡氏維文之宗侯行其庭
慨其蕪落仍有作宮以安神贊頌在碑維頡之功惟

天之机惟物之象惟民之宜前義後尼建立三極頡於其間亦克有力相彼鳥跡在古犹今頡神雖亡其存者心斯宮斯享尚時歆之

漢愍帝碑即寶

世有存之足以為乱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也于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于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於萬世之綱常而不專為往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推曹魏其惡

有不待論者始知其為禪受也寔在許之繁城寶自領郡得達觀其故都有壇焉曰禪受皆誇詡之迹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千載而下指而笑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和同聲此所謂存之足以為乱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祀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者然當其親為篡竊之地而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謀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之中吾恐先儒筆削之旨終托之于空言而乱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

後世者毀之可也壇固存也碑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他日必有復舉以奉之者卒亦何貴于此舉動哉謂宜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立乎其地此所謂于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于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勢同寄生然猶天下之君也融雖義廣才疎而忠言義色至不容于賊操亦足以愧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且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謚也凡此皆所

謂以義而起者焉乎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于惡即動焉必有以文之豈獨懼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此大防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也若曹氏之于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既無一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又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于天下蓋畏威附勢無足怪者至于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無補因循苟且視大防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毀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輩讀

春秋學孔子者事也況職在守土乎是故寶雖不敏不敢讓雖不避不敢辭六寸六寸不一師公會而後所

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南方夏秋之間最苦多雨蘓湖渺然輒成巨浸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于是在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白茆港為首請設官專治時巡撫應天等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蜀李公方著名續節詔即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公奏是非

臣一人所能獨理詔復以工部都水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瓌往佐之公奉詔感激思奮欲為國家建東南無疆之利博訪羣策相度源委謂東南諸水咸滙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委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涸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閉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坟墓其上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弘治中徐侍郎貫濬之不能深廣旋開復塞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茆吳淞則尾間也陽城昆承

華亭諸處猶脈絡也尾閘不泄腹且臃脹為病四肢百脈無不病者將事之初橫議紛起或謂水旱天教非人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濱海地勢高仰鑿之覆引水入內為患公皆不聽曰我知奉詔行事耳民固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乃駐節湖上且行且度地賦功量功賦役似淺深計遠近力多賦諸近賦分取諸遠而蘇獨任財力之半廬舍有次樵爨有所分授以責成時犒以行賞天時晴和法明明一眾心競觀率未明興作入夜未已河上燈檝如星亟奮如雨謹呼之聲

數里不絕不數月功告成矣初白茆自北達于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濶三十三丈白茆上流又開尚湖昆承陽城湖各溢為塘為洪為港為涇為淩者凡十有九又于宜興濬百瀆武進無錫瀆桃花港龍蕩九曲城墅河江陰申港利港橫市河皆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

二尺濶十八丈又于湖州濬大錢小梅七十二淩吳江
濬長橋一帶引湖水散澱山苧湖崑山濬趙屯太盈道
褐苧浦其為浦為港為涇為洪尤多皆如瓌所理也白
茆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闕則為石閘一陽承湖水至
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少殺白茆之流又為堰一夏駕
浦新洋江吳淞之交橫引江水斜趨婁江則吳淞勢弱
不能蕩激易淀且闕又為石閘一蓋疏宜興湖州諸閘
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
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茆之閘太湖之水入江海無

礙則蘓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茆之役
最大功費尤多始事于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元年四
月訖工是役也為工凡四十一萬二千五十三銀為兩
若干米為石若干費亦大矣雖然天下之事成之難隳
之易故曰功者難成而易壞者矣東南之水古人治之
多矣至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治之正統間則又壞故
周文襄治之景泰中又則壞故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
則又壞徐侍郎貫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保後日之無
壞乎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濬勿墮啓閉勿

縱豪強勿規小利所以保之也予家于吳嘉公之績之有成又欲其久而勿壞也刻碑河上以示後之人銘曰清濁肇奠勢東南傾萬流趨之赴于滄溟厥趨未至太湖是匯三江分流朝宗斯沛神禹之績萬世攸賴三江既涸水乃潰溢大浸稽天傷我稼穡當宁患之命我今公許以便宜為朕司空公來湖上詢民之瘼白茆吳淞三江故蹟故蹟久闕河則為虐乃經乃謀乃疏乃鑿萬夫子來其集如雲勞民以佚勞乃不勤三閘既疏百川來同吳民謹呼司空之功公曰何功奉詔之旨古亦有

言行所無事無事之事三乃奠安刻碑河上以旌不刊

盱江書院碑 李夢陽

盱江蓋古有書院今莫考其址今之書院則廢東嶽廟而為之者曰盱江者存故也予按江西郡縣江西故楚地其俗好鬼而尚巫于是至所按郡縣則令毀其鬼祠頽郡縣吏不皆才毀之率亦不大力也今年冬十有一月予至建昌府安知府奎公廉而端厚趙推官漢志起厲而力向往南城知縣楊清亦慎密人也聞予言一日而毀其城內外鬼祠盡蓋十有五處十四處小為社學

乃其一為今書院云書院屋議更置為廟為堂為齋為閣為號房為垣為門為坊擇士集而講習是廟故八租一百三十八石七斗又鳴山廢廟租八百五十四斗今其田悉歸之書院即以膳集習者書院址東西一十五丈五尺南北二十七丈五尺民居犬牙入者如其直取為諸所總之知府奎責成推官漢而同知何恩通判蘭斌又咸克慎襄厥嘉事予始至建昌也訪度其土俗乃喟然而嘆曰嗟乎予今乃知利之為禍之大也蓋其土俗重賈而輕業儒其言曰夫賈出本而入息歲有程筭

相當即不偶不甚遠夫儒者勞費而效逝者也即中科第有官職富田宅衣馬庇耀其族党然邈其供膳積費不償所亡矣况未必皆有官職也信如斯言則業儒者亦利耳可畏哉夫儒者讀書明理道辨義利者也是故居則事其父兄入學則隆師而親友有官職則行所學以事其君今謂儒一切圖他日田宅衣馬而為是業誠賈之不若矣何則賈以利名者也儒者名固義也寔則利其終也至于無君父師友茲其禍不可畏哉予既令創其書院擇士集習于中復書其土俗于碑俾遊于斯

者覽焉知吾之業非為有官職園田宅衣馬首志田宅

衣馬莫若從其俗為賈毋混處以禍吾儒

吾邑子游言公祠堂碑桑悅

歸為東吳興文學之祖大江而南萬世尸而祝之攸宜

宋開元間孫君應時宰吾邑增廟于學宮之東後令王

君燿加意存其後人其廟累代修葺至今惟祠之于家

者或有興廢繫時與人何如本朝巡撫工部尚書周公

忱及健令甘君澤皆昇新之後毀于鄰灾四明之慈谿

楊侯子器由名進士知邑事至任奉以稽古崇德為

事于公之胤周其學歎婚其未匹既為屋教楹以安公

神仍置田若干畝資延世祀祠成公之六十四代孫江

以記求予言予觀應時嘗求紫陽朱子為之記凡公高

弟聖門與能過化于吳大略朱子言之已詳予何敢贅

一辭獨公在當時以文學名獲居四科之列公之所為

文學者當以為鄉之後人告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何如其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故聖

人學文于天地賢者學文于聖人文學以經緯天地為

極自非聖人莫能與乎斯文也然則公之文學又何如其文學哉觀其為學必欲知本燕居必論禮取人必以正大治人必用禮樂故朱子謂其敏于聞道、即吾夫子聞道是聞夫子然則公之文學乃入聖師文學之階梯又豈止言語文字而已哉若曰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又以言語文字為文學也以言語文字為文學特藝焉而已耳所以漢唐諸書以儒林文藝分為二傳抑彼揚此意深有在杜子美詩亦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若公之文章誠可謂道德

傳文者果可以小技目之歟今去公二千餘年而世之名為儒者不過鋪啜簡冊二尺四寸之糟粕為出入口耳四寸之妙用就使其文其學華藻如相如勤篤如元凱亦盡餅充飢曷足以窺聖學之一斑而况淺識謾聞之士稍能呼風喝月抽黃配白即以小才自恃渴思吞海狂欲上天不復知身心為何物甚至剽竊章句惟取掇拾科第而止以是謂之文學寧不有玷公之文學乎學公之文學必以求道為主等而上之見道卓尔則顏子之文學在是由是優而游之不知由之乃孔子之文

學也嗚呼是可一蹴而至否耶人能學公之文學則不
死公之心庶幾齋心以祀公者無窮而凡暗室屋漏之
中明窗淨几之下皆為廟公之祠宇者矣古稱王謝崔
盧謂之高門然則為公之子孫者則又何如苟能不墜
家聲學之傳斯為公之佳子孫以是為一瓣香為五十席
為十七物以供以獻猶為過之而今日之梁棟亦可化
萬間之廣廈大庇學公之徒也予辱與公為後進雖願
學孔子而景仰于公者自壯角以至白首亦非一日故
記公之祠遂述公文學之寔以勉鄉之人并公之後人

亦因以自勉

平蠻碑 桑悅

皇帝治天下七載四方寧謐惟西廣巢賊屢經斬艾孽
芽稍茁時復陸梁永安生獯成萬攻圍州治且結構修
仁荔浦等邑沿府江惡黨阻截江道軍民大擾監察御
史林公廷選巡按廣西堅于用兵自新不忒遂會議馳
驛奏聞命下爰整六師期旦夕吹氛爭先是年三月守
興安指揮麻林謀報湖廣武岡之楊崗苗二千餘出抄
掠居民列營于西延石谿千戶唐瑛總甲葛明鑑迎敵

而殞虜孟鵠張林公即檄副使武君清督行都指揮事
指揮楊觀嚴兵于魯塘咸水諸處分布又款熟徭于要
地賞罰戾明人奮其勇右布政司黎君福僉事王君本
儉又協相其間斬首三百級生擒一百五十諸苗賊遠
遁一方底寧至今冬遂舉永安之師總鎮太監王公敬
總督都御史閔公珪總兵伏羌伯毛公銳又同林公俱
臨平樂駐劄昭平總計三廣官軍狼兵達軍民款多寡
分為四哨會委副總兵郭君鉉副使武君清統兵從荔
浦洗府江西岸諸邨左叅將毛君倫僉事劉君信從五

屯除西鄉諸賊巢自象州修仁直掃六崗等穴則屬之
右叅將歐君磐叅議吳君昭自廣西盡平府江東岸等
地則畀之遊擊王君永僉事王君本儉又調僉事黎君
鼎巡賀縣截漏浦會遊擊侯得雋叅政徐君鏞繼饋無
缺乏僉事陳君桂閱視紀功惟謹其西東水陸攻城北
面恐賊覓途潛逸則別令副使向君榮指揮楊觀背腹
夾攻設網既密脫目者寡太監張公瑄又輸資助軍究
心贊畫克成厥功共破村寨岩崗一百八十處斬首六
千級奪回被擄男女四千四名口俘獲賊屬及賊器械

俱無筭我師大捷無亡矢遺鏃之患四月二十六日班師攻各岩尚凡險阻莫上歷代為賊長城率不可拔者熏搜扒擊今皆化為齏粉惟郭武所分通天岩賊馮高下矢石我師攻圍月餘其固如故今提督右都御史唐公珣初下車即星馳至平樂督戰孟力衆勇智俱奮岩遂破時郭已擢漕運總兵去軍歐繼郭為副帥奉唐公區畫經理府江無不順流予覩我朝命將出師有事南夷其功莫偉于是也初功將成閔公已擢南京刑部尚書之任自出師而還其間運籌進討覈寔功次委任得

人勸懲有道無不用命用是賊衆數十年蟄虐之患一旦盡平謂非林公始終其功耶東漢大將軍竇憲既破北狄當時威靈氣焰亦必烜赫宇宙不旋踵野烟沙草磨滅殆盡班固為作勒燕然銘有新温禺擊鼓戮石逐膏鋒之句藉此轟震千古若林公者集群策協衆力平蠻之功無愧于古可以紀繼述以見我朝武功之盛扶雷霆而共述配日月而並明者哉宜磨桂山之石勒予言以傳之不朽銘曰自古南夷或臣或叛充國董威新恩弥乱有如孔明生擒孟獲有如狄青崑崙夜克永安接

壤四面生夷謬、府江化為鯨鯢文武協謀分哨進討
無險不登無堅不搗少壯殊死僵尸如麻高岩清血凝
帶殘霞獻馘連、千牛行酒宜築京觀以懾羣醜邊患
底平其功何屬曰惟杜史終始提督提音聞朝天喜滿
容應膺爵賞以示褒崇昔漢竇憲大推北狄燕然勒銘
孟堅秉筆歐詩南獠韓疏黃家我勒斯銘昭代之華

馬平縣儒學科甲題名碑桑悅

唐虞之才出於推荐周始行鄉舉里選之法鄉大夫貢
賢能之書王祭司祿而受之藏于天府今鄉會二試登

名者有錄蓋昉于此唐時登進士第者題名雁塔宋立
進士題名石刻于禮部國朝又立之于胄監京師所為
四方標準若然則府州縣學重刻本學科甲之名以見
人材之盛以為山川之光非以義起者歟馬平科甲代
不之人號小莆陽宋景祐間甘君翔又嘗一占掄魁寔
為嶺南文獻之色大明洪武初賢才益盛非郡學可容
因各建學以便絃誦自是進士則有蕭君文秋元則有
計君宗道其他得雋發解每大比不下教人分入郡學
成名者又在格外縣令潮陽鄭君頊掌教賓州宋君遠

司訓蒼梧李君昇等懼本學先後登一第者其名久而湮滅相與伐石題名以圖不朽求予詔之以言夫人之名父詔之然響隨呼滅是故常人之名不出十里君子之名能揚四海聖賢之名能傳千古今則勒之于錄刻之于石非可揚可傳之一事歟嗚呼莫堅于石然石之刻于人者有盡莫脆于人然人之刻于石者無窮曹娥郭有道峴山芋碑矣野火而曠牛角化為朽壤已久今則因其人而思其石屹然拄空者常存是非人之能刻其石耶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文中子曰

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諸君子仕學之間一毫天理未純人欲未盡則見之事業公焉而操之以私王焉而雜之以霸又安能光明俊偉以示天下後世哉學必為己仕必為人明德新民兩造其極夫如是則于名也欲離之而愈合欲遠之而愈近吾知今日之石雖細書之而遐邇共睹大莫踰焉雖淺刻之而歲月不磨深莫踰焉斯石之遭如何傳曰狂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諸君盡共勉之項芋進曰班孟堅作勒燕然銘韓昌黎作送李愿歸盤谷記柳刺史作柳州東亭記當時畢刻

于石今石皆何在若此者不可枚舉茲又因其文而思其石則又刻石于文者斯石之遺不在先生之文乎予應之曰不敢當不敢當、與諸君交相勉來昔此石

平香爐山碑周廷用

貴陽清平東北四十里有山曰香爐崕巖岌業高出萬仞諸山環列若戈鋌相向連亘三四層烏道攀援而上上可容百萬人烟雲出沒合沓蜿蜒不可名狀望之者皆以為窮地之峻極天之險有一人荷戢萬夫趨趨之勢劍閣孟門靡日固鎮我明正統間苗有韋同烈者憑

阻作昏以張狼戾朝廷命徂征七月弗克勉以撫順班師正德丙子春叛苗阿傍阿肉阿皆阿義諸黨扇行妖孽復據舊巢列柵教十里掠集粟稻堅利鋒刃以拒大順意靈誅或可逃也守臣以事聞天子憂焉乃下司馬議當勅上臨軒授勅曰尔巡撫右副都御史鄒文盛往即乃任總理調度維撫維勦以生貴人爾鎮守太監李鎮離尔城守協心翊輔罔或誕慢以負朕心爾提兵官李昂暨湖廣副總兵官李瑾張皇六師振耀邊鄙用命者賞弗用命者戮以成厥勲爾巡按御史周文光紀驗

俘馘簡閱必寔毋濫以啓冒毋刻以蔑功命下諸臣受
惟謹巡撫公曰艱哉武不可究宜撫之衆如議迺命參
議蔡潮都指揮潘勳王麟先後往諭冀其有順苗方怙
恃憑陵殺我軍士都指揮權維武死焉烈焰薰熾蹂躪
衛邑睚眦呶嗷皆辭僭號雖百喙弗能解已皆曰醜類
之不我命罪當誅諸公因誓衆曰惟朝廷昇茲重任予
教人予教人何敢不力况文武諸司罔敢不從志曰左
布政司趙文奎按察使林長繁汝二人釐茲城社以贊
戎理予等暨事者咸往焉九月二十一日諸公往蒞

軍在合示方畧分布營壘曰叅將洛忠汝隸前壘軍兵
六千有奇皆統之曰都指揮劉麟陶霖汝二人隸右壘
軍兵五千五百有奇皆統之曰都指揮祝鎮王壘隸左
壘軍兵五千五百人汝共統之有前前壘軍兵六千四
百人右右壘軍兵五千九百人都指揮許詔葉曇楊
准三人分統之曰宣慰彭明輔彭九霄汝其約束部兵
各以時力戰曰將材余大綸汝往巡視諸壘曰僉事唐
源汝監前左二壘曰副使李麟叅議蔡潮汝監左右二
壘曰僉事許效廉汝監左右壘曰叅政胡濂惟整理糧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九 九
餉幣帛曰前有將軍營二總兵帷幄中居以號令烏營
壁整肅師旅鞠陳既馮于山刻日進勦苗特頒、狂奔
叫吹因知天罰十月初三日我軍乘其不備掩襲前進
殺苗賊一百人土兵答直可宜為苗所縛令妻孥揮刃
剖肉如雨凡我士氣兵乃不恤創巨具以苗穴虛寔仍
號于衆三軍之氣用是益振苗犹不挫方且刻木為盟
約都黎都蘭天漂天霸龍頭龍對苗百萬人欲内外策
應以寇我營軍中密以聞鎮巡公因言于衆曰用兵貴
謀集貴謀賞今盍以賞激耶衆俞懸千金于軍門有能

先登者授十月十四日夜三更永順土軍教人奮其謀
勇架木懸繩緣崖而上是夜雷雨大作苗方安睡軍遂
屠守路者教人遇柝者殺之柝焉遇鑼者殺之鑼焉遇
鼓者殺之鼓焉俟衆軍登者數百人然後毀柵焚巢鼓
譟而入各壘軍士拔幟齊上鋒鏑交接震聲四達迎刃
授首勢若破竹計窮亡命者奔突絕頂五百餘人次日
皆捕殺之斬首二千人俘獲男女五百人面縛首惡二
十人賊所蓄者曰牛羊曰米稻曰衣服曰皮草曰器械
咸為軍兵有焉脅從之党暨素所弗悛者膽泣神禱悉

願聽撫諸公皆縱之蓋不欲贖武也十一月二十二日
以捷奏上御奉天殿受羣臣賀策勲論功曰巡撫都御
吏增爵一級任子一人鎮守太監增祿十石任弟姪一
人貴州總兵官湖廣副總兵官各增爵一級任子一人
俱錦衣衛世襲百戶紀功御史增爵一級俟京職擢用
其有功文武諸臣各加官爵賞有差噫茲舉也上以紆
一人之憂恢拓邊裔下以破萬年之險大振天聲鏗錫
炳耀溢人耳目厥功何偉哉廷用不佞請勒諸石以垂
後裔用以獻其文曰貴陽荒徼時維外藩限山作鎮界

石為垣曰有爐崩險踰劍門三苗素窟憑此作昏粵惟
正統大肆陸梁我皇赫怒出車千驥弥師七月成功未
襄收旂旋旆示以歸王阿傍阿苗扇此毒虐狃々嘯聚
于山之落嗜為寇亂恣行剽掠滔天阻兵氣熾薰灼越
自丙子至于丁丑級數衛邑阻絕林阜憑據勢勝萬夫
莫有屠我軍民戕我官守憲臣疏聞天子厯慮迺命鎮
巡兵旅大峙授以軍机降以睿旨奕々金戈英々虎士
撫臣爰言武不可既載示皇仁載諭聖意維彼醜虜愈
恣兇肆暴非德馴在罔言示乃用羣謀乃調士卒土兵

官軍桓不佞、參以文武分以營壁禡以良時攻用吉日倚角聿布貔貅載陳統以諸部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旂彗雲乃樹電熾乃駕颺輪彼苗何恃、此層山、不可恃天罰攸干矯、勇士罹此允殘揮肉乱墜凜不動顏具言虛寔告示同班我士益勵我兵益揚懸以千金義士奮強下攻九地上入穹蒼凌彼巢穴伐鼓琅、衆軍咆哮排山登陣萬仞雜沓唯類無遺橫屍成嶺流血為池遠近苗裔納款來思馬騰而驥士飽而樂貴之卒夫解甲生活貴之婦女迎門笑躍破險除兇邊疆再

拓捷書上奏乃開明堂論功授賞金幣輝煌曰茲文武寔惟忠良於錄奇功昭徹遐荒勒茲隆碣永代熙明

水仙大王廟碑 楊循吉

人有曲直必告諸吏至于水火疾病之厄吏無能為神斯專之神之治人比于吏而其可憑過之何也吏不能皆公神則無不公者焉故人之憑神甚于憑吏寧欺吏不寧欺神也吾鄉世事水仙大王王建失天子之所封也鄉人之視他神尤貴鄉人有事則告惟大王之神在上巍、而聽之若受焉者及其歸而或賜之或不賜之

又若有分別者蓋誠有吏職焉然人得賜于神則喜不得賜于神不怒則神之尊吏不得參焉非其公之至也又烏以若此嗚呼有良吏或易而去神一而已則吾鄉人其敢不虔矣乎夫牲醴錢幣所以報也若夫無辭以宣神德神謂人莫知其公為故碑

御史中丞西蜀張公靖院紀事碑莫如忠

皇明隆慶六年御史中丞西蜀張公奉命秉鉞江南會所部院郡兵變建議戡定之于裨國體甚大其事足紀云院故濱江要害郡也先朝專勅守備武臣駐其地督

衛所諸兵官日夕邏江上以備警法至周慎矣歲久而敵邏卒不備盜延身自為盜院遂為盜藪積且有年會近例嚴捕盜令而院獨白晝殺掠如故延及郡城旬而三劫居民當道者論罷郡守更置之則以查守代守奉當道者檄跡盜而盜乃邏卒也主名二伯人黨羽無算莫可誰何則姑建議城卒與江卒更番示均勞逸寔寓潛消意云行之數月盜警果息而武弁之分轄江洋故嘗與邏卒賄而相蒙者無所得利衡忿滋深願未有聞會懷寧邑尉司夜巡杖一城卒則故江卒也奮臂起挺

尉隙自此構而武弁首禍者夜誘故江卒畢集為危言
激之日奈何擬尉業已抵法旦且不免曷不遂大逞等
死耳且有十一相全聞者響應即昔所相蒙思亂者也
乃乘而曰吾計不反願羽翼弗張奈何則誘其寮之司
屯政者召屯卒納之城合千餘人既而曰兵且集矣器
械弗具奈何則誘其寮之司篆者啓公帑刀戟人授之
一器諸武弁者迺遂申飭之躬率以往旗纛神祠為歃
血盟蓋其年閏二月七日之夕也旦日叛卒白其情守
備守備弗禁則群噪而前捷邑尉執郡倅聲言入劫郡

藏拒之不果則監旗幟乘城大呼金鼓動地恣行擄掠
不憚輒奮劫殺人燬居廬說稱郡激變驛報遠近張皇
城晝局不啟要郡中公移不為通當是時張公御督撫
命蓋未下車也甫乘傳經蘄黃行且抵皖界聞變則兼
程馳進以是月十有一日抵皖界邑大湖諸武弁不虞
公猝至胆為之奪城乃啓會九江兵使者張觀察以單
車臨之而叛者稍輯然皖士民洵莫元其命則見以
為幕府且至填撫我而公方期會前幕府于南都頃代
乃得當一面權而又不忍去危城失士民望乃身擁一

旅從皖下邑桐城陸道亟馳南都而以所携家衆休舍
皖城時母夫人在行間皖武弁偵相告曰太母在是幕
府必無意督過我矣遂不復遲而郡士民始帖席公入
南都則毅然倡議以謂法不可假且非獨一郡憂也江
南諸郡寔昏視望而今得縱謂紀綱何時大司馬石首
王公操江御史中丞儀封張公兵科給舍大治周公巡
江侍御沔陽楊公皆議與公協公甫啓篆函上其事于
朝具列變所由起其畧謂指揮某造謀首禍指揮某擅
發軍器指揮某擅調屯軍守備某觀望故縱及叛卒渠

魁某輩故皆江洋賊黨憑藉武弁叛亂法所不赦云
會守緣故事詣臺謁公受約束公密進而笑之曰此屬
即暫草面其心固自危又多為耳目知余疏且行謀絀
矣有如忘命復逞江上為之奈何若宜出其不意先處
置以須朝命母生得失守唯、公又笑之曰余授若檄
余奉勅得逮繫四品武弁彼叛卒渠魁從便宜急捕不
者勦密為之所毋疎虞守唯、公又笑之曰余再授若
檄撫諸脅從盡宥弗治若渠魁既得亟出此揭之通衢
令無恐守唯、諸所指示具有成畫時三月五日也而

兩檄方屬草未及投守會有先入構言螿守者禍且巨
測守即以是夕間行出南都公聞之極腕曰守行而檄
不與俱事殆矣彼安所操以擒叛會懷寧丞護公家室
至公即手兩檄與丞誠囊以出密授守、從龍江關得
檄亟馳還郡則首禍者果復以訛言鼓叛卒謀大逞守
恚遵公方畧先期密遣壯勇跡叛卒首惡物色之遂以
是月十有二日部署民兵外隊使衛倉庫截要害固城
守張聲援咸事、而以曩所屬跡叛壯勇分捕過諸市
猶有敢格閤者守出檄示之曰幕府固命我勦捕若惟

所便則士民協力咸進生得賊二十餘名皆公疏中所
列無一脫者而党羽猶未解守復出檄示之曰幕府固
命我脅從弗問盡散去而諸武弁杜門竄匿莫測所為
守又出檄示之曰幕府固命我繫逮若如勅旨則諸武
弁咸自繫投獄凡此種、籌畫皆公耳提面命守者也
時武弁有詭托以運糧行者捕及之于淮即庇者多方
公弗為貸居無何而上俞公前疏命錦衣官校械繫諸
武弁詔獄而以叛卒屬公訊治戮于市傳首諸郡昭示
天下公因請特建置應天兵使者駐節江上弗復以九

江道造制之自是法度寧一寇警晏然何啻皖郡即江南諸郡賴之其為國家規久遠如此會守以浮議并械詔獄公慨然疏救之其略以為夫安慶府知府查志隆敏才強力別契愛人前者擒叛而士民捍衛及今詔逮而老幼悲號腎聲在郡邑公論在朝廷宜特宥之為任事者勸疏上守竟事白不奪前官優調守雲間有循良之績如忠因得詳皖事而嘉公之能抗直舉賢也公聞毅然動色曰余固才守然豈庇一守哉為朝廷申直道惜人才耳即守居常頌揚公伐不啻口出而語及白已

事輒自挹損曰辱在疆事遑恤其軀職之不供寔負公德斯兩端者忠益交賢之有古初奚叔向之風云公蜀之銅梁人張觀察岳浙之餘姚人查守隆浙之海寧人論曰紀法何可一日不振哉古之帝王宰制萬物役使群眾所賴以維持其間必有執事之臣定傾于談笑之間指顧而冰成筭者洵非紀法所賴耶當皖始發難時公未有事也如有猶守常輒弗蚤馳進填撫之事固未可測已而捕叛時有如弗蚤決筭專信任守即百守安能展分寸哉已及事見功定而守困詔獄有如弗為疏

鳴其冤無論守殆矣于國是何有哉公籌畫于事变紛
 糾之會收功百全為國家修明法紀外不敢玩內不能
 奪斯舉誠偉烈也可不謂忠與才合胆與智并文武全
 器屹然社稷臣哉及若開誠布公保護善類非休、大
 臣孰能當此者乎公敷庸滿江南去後所在見思靖院
 蓋其一事云

興寧縣城隍廟碑之記其人查得碑文云公自
 其自外歸曰公五縣神靈其顯赫不特與公
 其五縣之山山六餘姚黃宗義不編輯

明文海卷六十九

餘姚黃宗義不編輯

碑丙

興寧縣城隍廟碑祝允明

唐李陽冰記縉雲城隍神言祀典無之宋史謂城隍諸
 祠由禱祈感應而封賜之非通祠魏慕容儼有一事云
 其地先有城隍神言有亦非常祀也陸游記寧德廟言
 自唐以來郡縣皆祭之又云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
 明此非令式故城隍歷代咸不在祀典至本朝乃甚重

洪武初以公侯伯三等分封府州縣其號皆曰監察司
民顯佑後復去之而列常典與社稷均禮凡小大守臣禮
上夙祭誓于神然後蒞民施政朔望走謁祠祀厲則牒
邀神共臨之每行事拜以四皆懸著令甲盛之至矣而
民之私事者尤極恭肅遇事禱祈匍匐控扣即無事亦
以時瞻頓凜如事生遠近之所同也歲乙亥予來宰
興寧率國章弗敢弗虔于神邑地陋熹事鬼而于神特
嚴予以其正弗止也凡民有事兩自謂直不肯下家族
鄉侶判以理未遽服寧並走廟號于神矢之願福直禍

枉乃遂釋去雖沉痛重貨寘不復校以為神司之矣至
兩造于訟庭或有疑須左驗而人若券劑不存官將訊
于衆不爾、即神共誓後便聽如所擬無復譁其崇信
祇畏如此然其始蓋誠然既習以玩則曲者亦恬然為
之又贖而已矣戊寅之歲予初考將盈每謁祠見頗有
未葺飾處稍以私錢整之因文于碑終為民微于神且
以儆民焉夫甲乙儼詛豈雙直乎必有一欺神矣神不
彰別善淫久將弛厥敬信焉又凡曲者既繆為之至不
肖之舉殺劫姦偷亦瀆神以倖免請焉若是者彼固自

為黠然寔頑冥不靈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不爾聽也今
而後顧神直之小子才蹟德涼臨事暗鈍政為多迷用
弗闕于治或者信其愛人而不惑乎上下者又有之矣
茲惟庸愚之效然而如傷之心絲縷眇、可質于神、
鑒之矣行當去此斯民者神之民也神既洞灼物隱于
素以予所知斯土汚習多岐有如劫禾奪婚侵防冒田
誣冢墓屠耕健輕生自毒是則最繁其甚者乃器訐健
訟凌弱暴寡又甚者乃寇掠劉殺斯二大慙冒聲于邑
亦孔之醜惟神樞机其間先導之趨辟後布之祥殃煌

赫震厲俾潛遷于良、人益安歲穰物熙邑用大康茲
惟神之休長吏之志而黎人之攸企願欽事亡戮敢因
以荐聞神其采諸

晉烈士廟碑

李瀛

余讀遷史至程嬰公孫杵臼之事及左氏所紀提彌明
鉏麇之死靈輒之亡與夫韓獻子啓景公立孤之言未
嘗不掩卷悲怛引袂雪涕而泣下弗已也乃嘉靖癸未
秋余巡都邑至忻州之九原夫九原者晉卿大夫之墓
域趙宣孟之田邑也世家謂趙孤復立得其田邑如故

檀弓國語並載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蓋即此地云
余駐馬遲回詢程嬰杵臼韓獻子諸墓父老曰吾郡程
侯山乃嬰之故村韓溝乃獻子宅里遠家莊乃公孫中
社原頭左城公孫之東西社也三子者之墓在焉余因
命父老導導謁之出城南郭門則醕嬰墓反而出城北七
里則醕杵臼墓又東南馳二十里則醕獻子墓晡而旋
宵而永嚼緹緹諸烈士年代遼迹堇墟荒穢非建祠以
合祀之不可乃進郡大夫而諭之曰諸烈士風概在天
壤間霆轟星耀震動千古矧茲故都也汝亟擇地而廟

祀之翌日郡大夫報曰城西北一里有龍王廟焉撒淫
祀正不亦可乎余往相之則見短碣伏草莽間篆刻莫
辨洗剔徐覽始知是廟為杵臼故祠乃白其事巡撫都
御史長垣胡公巡按監察御史萊陽王君咸是之且謂
余曰匪祠何以表烈匪碑何以昭遠盍紀其事而載之
碑按宣子晉之賢大夫也下宮之變屠氏之無道極矣
嬰朔之友也杵臼朔之客也獻子宣孟所荐士也杵臼
死之嬰立之厥替之卒滅屠而反其田邑可不謂難矣
哉當宣子之驟諫也靈公患之鉏麇者受命于公而賊

宣孟者也提弥明車右也靈輒鬻桑之餓人也觸槐搏
藜接踵死爲倒戟報食不告亡焉皆感宣孟之義而奮
不顧身不可不謂之難也宜合祀之于是貌宣子于中
而厥嬰杵曰弥明麇輒成配食是故合祀之者禮也先
宣子者主也次獻子者貴也次嬰杵曰者功也次弥明
麇輒者推及其烈也春秋饗之者思也廟曰烈士者悼
也廟既成余作迎送神樂曲二章教所之人于春秋饗
祀之日婆娑歌舞以樂神而并刻之石其辭曰維瑤堯
兮拊鼓巫緩節兮應舞神之來矣前素旗紛玉珮兮光

陸離風颯兮凄其若有言兮傷悲曰遭時兮靡昌匪
諸良兮疇襄聯虬駟兮徜徉澹忘歸兮樂故鄉睨九原
兮晉疆相顧歎欷兮涕泗浪

右迎神

終獻兮徹俎停律兮降羽靈濟兮既歆茲去我兮何
所太行委蛇兮滹沱東流吁嗟北邦兮神之樂丘春芳
菲兮秋黍胡不亩兮容與陵谷變兮時代移遠有冢兮
近有祠英風萬祀兮在茲祝我氓兮永思

右送神

會稽雙祠碑文徵明

嘉靖念有六年丁未十月會稽雙義祠成祀宋義士唐公珏林公德賜也宋社既屋蒙古氏盜有中國亶用夷教變我華夏首毀故宮為寺而寺宋諸陵之在會稽者悉發而夷之以翦王氣姦僧楊璉真伽定倡率之珠襦玉匣悉為攫取而投骨榛莽極其惜憾璉方貴橫莫敢傍睨二公先後以他骨竄易而瘞之植冬青以志賦詩激烈不勝遺黎悲慨之感未幾璉喪遺骸雜枯骨棄為鎮南浮圖謂可以夷滅推盡而不知雅非蛻玉矣方二公

舉事之時履危探險艱阻百出而卒潰于成其志亦烈矣顧正史不傳而其事雜出于元儒紀事之書其言不皆同而皆有所徵要為不誣也夫千載河清廢興有時開國之君往々以封植陵墓為首事而元之君臣乃首發諸陵以事厭勝于是乎有以知元祚之不永也或謂此皆姦僧之為而非元君之意按世祖以丙子下江南丁丑二月即詔璉為江南提攝尋命以所發宋陵金寶修天衣寺又以寧宗攢官故地為奉寧寺其後以臺臣言其盜用官物及流毒江南請正典刑而世祖竟赦不

殺雖嘗沒入土田家口尋給還之其委曲蔽覆蓋可見矣夷狄禽獸固無足言獨怪當時輔佐諸臣多一時名碩亦有前宋遺老曾無一人興懷而奮身抗義乃出于布衣韋帶之士其事有足慨者且其時宋已滅亡時移運改二公者豈復有所覩乎說者謂其無所為而為高義卓行比隆豫讓夫讓固受智伯國士之知以國士報之宜矣二公在宋曾不沾一命之榮而慷慨從事至于變服為丐鬻家具以需間關羈逆以圖即功其難易厚薄君子蓋能辨之矣稽之前史漢唐易世之後其陵寢

亦多被發不知當是時亦有高義之士反蘩裡而掩之如二公者乎蓋有其人而不見紀載則夫二公之義雖謂之前無古人可也抑于是有以知宋養士之厚而獲報之無已也縣故有祠在名宦祠之左歲久且敝南充張君鑑以甲辰進士來知縣事考縣志得二公之事謂公所為得名直以陵寢之故陵傍故多隙地依陵植祠于事為宜歲時有事六陵以次及公祠與陵相為終始亦庶幾二公之志也于是言于郡守吳江沈公啓公亟俞其請相與成之以書屬徵明記其事為論次如此而

二公事始具于鄭元祐陶宗儀者不暇詳也

亦建武城碑在滄

夜即為寇中國僭稱侯王自莊躋畧西極以來軍法所
不制蠻中惟夜即部最號梟雄是稱都蠻竄據犍巒要
害四塞險絕猿猴虎豹所宮即有孫吳提重兵壓境賊
乘高客軍處其下如人射鷓雲中決皆向空巧力俱喪
故先朝諸將戰守多敗屈失利常置不問明興二百年
間王師西下討罪前後數百戰訖無成功憲皇帝嘗勅
大司馬提軍十八萬駐境上師老將罷統搏博一捷然所

耗傷甚重得不補亡今聖神文武皇帝嗣位朝覲萬國
薄海窮裔包奉貢獻無敢後時惟都蠻擁部落橫行塞
下款犯慶長高珙筠戎漸逼叙瀘所到疆土盡赤剝鮮
人血肉以饜遠野死無弔開府中丞曾公上疏言臣
待罪西垂不能絕函患無所稱塞意旨願將戮力破虜
楮其巢畧地以聞皇帝下閣臣議奏言蜀在中國為西
南重鎮叛不速討諸羌將望風起事蜀豈得全百官多
以蜀道艱難什倍塞漠禁不置可否間有以漢武使唐
蒙畧通夜即事對不報閣臣遽入奏上取進止詔遣使

授中丞弓劍節斧行大將軍事聽自擇官中丞既受詔督軍夜即以左布政使成能叅政官用伯龍兵巡副使江食事思充咸入贊計畫分局受事表請以南中軍都督顯為節帥統制諸軍以故搃兵成叅將澤等十二人為偏將自宣撫效忠以下咸聽節制元年春三月中經南嚮誓師傳令軍中無殺降無縱亡匿敢有贖賄市奸宣漏風指坐以党叛伏誅臨敵首鼠携貳逗留進退者其斬以徇誓已密進顯計師所嚮顯議九絲城蠻中都會自此漠南王庭夷漢土著無賴亡命所歸地深阻不

猝得拔凌霄砦九絲便門都砦比東雷先擊便門次東雷即王庭蚤晚可得獨凌霄王阿苟寂桀黠蠻所怖畏然喜貪賂遺封爵使通老哨令下關執其王并六酋帥以獻群獠奪氣夏五月軍襲落豹設伏擒四賊將取惡淚坂進迫鹵營顯以牙校鯨將銳卒五千與成澤軍合圍連決十餘戰城破賊敗走追斬二百級誅名王阿公名賊將六七十人梟其頭夜即都市夏六月以鎮雄兵三千攻落奕鯨軍藍澱坂襲淇匡成軍董木與鎮雄兵犄角攻蠻巢千餘賊迎敵決殊死戰執其兩名王斬首麾

下盡收都砦部落秋七月始計取九絲城、據夜郎西山兩壁對望中阻長谷軍入谷兩陣夾攻無得脫者厓磔斗絕四十里三雄王壘其上控弦數萬王皆彊力曉軍事貫攻戰聞別柵既破益防隘拒險嚴矢石塹牢自衛顯使問諭三雄王大將軍用兵如神聲號聞海外今以百萬師摧兩砦如搏雛鷄理豈得逃能先事降我許待以不死蠻懼且逢回觀望不決部下乞降者二千四百有奇秋八月令募郡國敢死惡少年增兵至十四萬公按兵法分五部進各將二萬八千以行營副使江監

督諸軍事顯仁威引兵入黑冑軍其西斷呂部烏蒙承哦諸路成將所部出印霸軍其南以當芒部越雋牂牁澤軍出穀爆陳其北以絕丹駝董下韓胡朝似屏軍得吃口陳東北斷其內寇使毋獨餉道毋阨儲胥以資寇食位祖軍西南與顯兵合五陳環絡如連珠緩急相應兵既會賊出動率麇柵十餘遇皆北始退保兩壁間乘城轉石發標弩下擊賊、如電霰不休時鬼方多淫雨玄霧晝冥鹵堅持不下秋九月公傳檄責戰厲甚用顯計令軍中厚賞賚土漢衝鋒死士使夜襲城會鯨等

將顯所用謀夜入帳中見顯謀言壘中以九日作社椎牛大饗且見霖潦無搏戰理將弛兵酌酒自放顯密諭諸將宜出不意迺夜發猿臂軍千人乘飛墜礮枚取道間閤霧雨中遲明進薄城下斬守門鹵破關以入諸路軍取烏嘴鏡為節刻期會戰起寅至午所格殺貫戰數百人賊大披靡前軍引火炬燒城中囤舍千餘炎燄張天賊勢窮赴火墮崖谷死者數萬雄王皆棄壘走分兵大索冬十月取次就擒都重至是盡滅計先後攻下城柵六十有奇擒王三十六人俘斬四千六百有奇畧地四

百里還報闕廷皇帝御皇極殿傳制曰國有戎兵予不敢臆決惟爾中丞哲肅勞瘁封疆能策諸將士破鹵擒王以速成丕功用莫西垂康靖我國家其晉爾右副都御史顯以下爵賞有差其以九絲城為建武城置府衛兵下控西南夷落命所司伐蔡蒙石勒朕文武臣功使能賦者銘其芳聲諸永世其辭曰天王神聖威加九夏契胡為者坤之社其山崕岷谷甜間蘇赫開國來百戰不得下鬼其讐之聲在野艱畫號守以虎豹不庭戒邊櫓其誰使者徇西土殿中有丞既文且武願假旄鉞斬

築虜丞哉飛檄怒濤發英風颯能起邊城八萬四千
戰死之白骨筆籌赤牘肝胆壯勁氣直上蒼龍闕雲猶
羽旂盪摩日月墨王戕廖王剝落豹糞落鈿長鍛夜
擣雄王窟三十六碎領顛土有騰壤尸有降卒且蘭靡
莫咋舌不敢唾襟榆叩砮狗飲血斷出沒唳雀入淮
化螭房雉入海化蜃光寇盜得險化侯王睿建武城
列雉天一方守者非忠賢能無化豺狼蜀有天險上為
劔閣下瞿塘割據自古昔可獨問夜即誰借明王三尺
鍊為君世代誅豪強蜀不割壘不屋蔡蒙補天之石高

萃律長與乾坤鎮南服無使三十六王城下晁夜哭

嶺東平三饒寇碑黃佐

漢人有言曰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于外則福
生于內確哉言乎乃今徵之矣欽惟聖皇在宥啓迪鴻
猷四海玄同臻于悠久夫朔南之相距固萬里也然德
意所孚如在咫尺雖不軌不諛之徒時或孽牙其間亦
皆闐然而服儵然而化殆犹日月容光必照而奚微小
之遺哉自歲丁未倭奴窺潮東鄙戊午遂侵饒平于是
逆賊張璉負固窳發始則肆行剽掠恐嚇鄉衆以遏追

呼旋苞三饒築重城結圍寨以自固已而四往結聚大
埔則賊首蕭雪峯程鄉則賊首梁寧王朝曦王子雲南
洋則賊首王伯宣煽動颶發海陸相為犄角自是流劫
于外跳梁而不可禦矣初破閩之雲霄鎮轉掠三河詭
執縣官要求招撫時方惟倭患瀕海所在盜起故理得
以陽降陰叛而其徒因尊向之比陷鎮海衛破南靖縣
城遂逼豫章憲臣被害潮素號繁庶王伯宣復導倭奴
大行殺戮民不聊生莽多暴骨雖有良將遮守要害莫
可誰何三省乃各上其事于朝辛酉秋簡命少司馬兼

都憲百川張公起諸家食賜之璽書俾撫百粵與總兵
平江伯陳公興師討之復特勅代巡侍御蔡公紀覈功
次會議僉同迺下令選調漢達土目官軍合十萬有奇
而檄吾藩預備糧賞且逆慮其敗走不北入贛則東入
閩先遣奇兵萬人餉金萬兩趨往虔臺分發詔安和平
二哨以防守而又戒約閩之海道提帥西過公遂移鎮
駐潮乃分我師為五道指授方畧刻期齊發密令大兵
臨寨則多方設奇預簡精卒持利戟勒滅梁寧以折其
羽翼先鋒至寨生擒賊帥宋興璉已奪氣矣而王子雲

復被擒于程鄉前後俘馘數多璉漸窮蹙于時中哨由大埔渡江夷道刊木憑陵險阻以衝其腋分守嶺東左叅議馮君臯謨與鎮守廣西副提兵王君罷監統之攻克烏槎等九村及圩嶺等寨前哨由饒平北八分巡嶺東僉事張君冕與瓊雷叅將門君崇文監統之簡奇兵三十為左哨控扼要地防遏海倭統以惠潮叅將張君四維仍令與前哨夾擊攻克石湖馬岡等寨寨後哨督賴家營以扼其亢則分巡嶺西僉事皇甫君渙與肇廣叅將鍾君坤秀監統之攻克小靖埔坪等寨寨右哨由

大埔胡料鄉以掣其臂則分巡南部僉事賀君涇與潯梧叅將祝君明監統之攻克白垵吳家畚等寨而饒平連結大埔之湊遂摧折矣公是榜諭令賊能俘賊者俱准報功給賞是後右二哨計擒蕭雪峰以獻璉勢益孤思遯海而雲疊無措中及前左三哨麾兵齊進其徒遂給璉擒之及其謀主李逢時歸于我師賊帥偽都督唐世旺等皆携偽印以降適王伯宣統眾數千人入府城下公密運籌使守巡及知府何鏜分兵執之即縶伯宣于市觀者騷抃稱快倭奴暨璉殘黨俘馘無算巢穴次

第恣乎潮民始出湯火云是舉也四月十八日始臨寨
行誅迄五月十三日獲璉而告武成信神速矣哉昔齊
伐燕五旬而舉之自詫人力不至于此今也不決旬月
而賊首自縛大類矣帝之世夙沙來歸而堯戰丹水舜
征有苗風斯下矣于是有司稱賀公遜謝曰我聖皇天
也肅將天威惟恐不副敢冒功乎于是馮君立碑紀功
乃授簡俾予載筆倚乎公承天命克襄天功而不居可
謂至矣嘗聞進賢之北湖肖二曜百川歸之涵混天碧
有日月得天之象焉公寔鍾靈挺生履星辰而上之其
在今哉輔成天德丕寧萬國既昭萬世無疆之休則垂
萬世無疆之問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詩曰明、天
子令聞不已此之謂也

重修德化寺碑銘 沈鍊

道也者自動自靜自闔自闢孰得而思維之能思維其
所不能思維則通乎道矣故道有盈虛有消息陰陽之
義也儒佛之論興而道益以晦道未嘗晦而人見之晦
也夫道何嘗無儒與佛亦何嘗有儒與佛謂道為盡道
非也謂佛為非道亦非也世教之盛則道緣于儒世教

之衰則道緣于佛故道無所不緣豈惟緣佛緣于衆庶緣于小人道也者天也天之將滅小人即則稔其惡矣小人之惡不稔則聖人之德不昌故霜霰積而陽春生矣西極晦而東方明矣今之時世非即保安新城東上德化寺天順間有僧天然創之其徒圓達繼之而圓達之徒德鑛復建天王鐘樓并碑亭三座德鑛性淳寔有佛行始予謫遷即卧病其中謂余有忠義大節朝夕願視為切至而予宗子應璧業儒是燕趙名士率諸弟子數十人讀書于其精舍因属予為碑文記其大畧予曰

兹非鑛所思維者此道將緣佛而興儒者之化使余得推明聖人之意以警將滅之小人豈不有自然者哉因不辭而文于其碑而且銘曰燕趙之際秦郡上谷州為保安深陽是躅已已構變辛未發足五百之年神眈其輻雜鳴翹首八竇潛育三川盤旋會于坤復佛舍曜祥神官展籙儒行光明章甫雲簇寄跡雙林揚聲九牧大悲救難小隱卷曲車行彭、馬亦何踴擒彼六賊惟神之属吾斯銘斯非鑛也獨

宗子相祠碑

王世貞

其使然皆其大

往嘉靖戊午烏彘起閩海躡福清遂以其勁搗者其大帥恐甚部分諸監司乘城守而故廣陵宗君子相以參議得西門西門最為省要害郭外之氓吏婦稚跳賊而求入者踵相齧也大帥念賊或得以間乘之下令世內民內者坐軍令宗君謂奈何遂拒吾赤子而餒之賊且賊遠未遽乘也乘吾力能辦之大帥益恐欲設難宗君則謂省無百日糧而驟益人以耗吾食非計更令人而挾芻粟者入之其非挾芻粟者弗聽宗君又謂吾赤子奚擇奈何遂拒其飢者而委之賊又况不能為百

日攻也于是大帥之難窮而宗君遂大門縱其入諸見阻他門者亦轉旋而入凡數萬計宗君度入且盡徐治守具而出奇以劄賊竟遂巡遁走于是宗君之聲稱兇諸道遷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政竟用積斃病周歲卒當宗君之為參議副使而汀守徐君某以事趨幕府故善君因得從君遊其遊輒于西門之烏石山有薛老峰鄰霄臺蟠桃塢之屬皆道聲深秀昔人之所詫以為靈仙窟宅者宗君樂之間謂徐君曰天地大矣而有茲山為茲山億萬年而始有吾二人哉則又曰吾去吾

官若脫屣耳而不能遽舍茲山也庶幾異時神遊乎哉
蓋宗君沒之十六年而為萬曆之丙子徐君自謫起教
遷而為其省之叅政以至按察使嘗經行西門吃嘆曰
此故宗君所入避寇吏民道也指謂其父老若猶記宗
使君否父老涕泫淫下曰微公言吾能忘宗使君其為
人長者稍出而謂郭外之民記宗使君否則大戚中有
號哭者曰微宗使君而不肉于烏彘者幾希且吾猶使
君子也更問徐君宗使君不幸而大吾聞活千人者後
必封使君所活詎止數萬人其後何若徐君亦泣而不

能答以宗君之無子也則相聚而泣其頽者曰吾聞之
朱仲卿而以桐鄉民愛之故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若
桐鄉及死而其子葬之桐鄉西郭民果為仲卿立祠歲
時祭不絕今宗使君無子獨不能捐西郭之咫尺地以
祀之而視其為若教氏之饒乎哉徐君乃曰無庸也吾
不忍以宗使君故捐汝曹橐乃搜贖銀之羨與學匿租
百五十金以為祠費行地而得烏石之址喜曰此故宗
君所屬神游地也其必食矣于是閩令裔先丞從周受
工為堂三楹牆繚之出石橋而門與西山對復得傍

寺僧之匿田供歲祀其民以時禱祈者弗禁徐君乃走書及狀而屬世貞曰請假子之一言以示永、余謝不敏則謂韓退之嘗誌柳、州之墓而又記其羅池廟以知柳州深也今吾幸辱宗君知亦為之一誌其墓矣宗君文當不下柳州故嘗為要官而外除亦畧相同其遷地之近與賜復之易宗君雖若少勝之乃其年與其後不及也獨所謂少年勇于為人不自貴重毋論宗君無之而烏石之祀亦其民之久而不忘與徐君之獨居厚也非若所謂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也已余文固

不敢望退之其何能辭乃記其事報徐君而復為樂章一以迎送神俾刻之石其辭曰築宮兮峯壑望烏石兮參差桂棟兮玫瑰薜蘿子繚之藁百馨兮廡門攬遊儵兮橋池黃流兮灌壑寔遵兮肥野氓紛、兮若罔靈何為兮延佇倩覲飾兮前舞靈徘徊兮心獨苦秋蘭兮紫莖濯清泚兮流素馨雲脩然兮若來獨流睎兮友生風謖、兮茄帶恍若襲兮靈之袂彷徨兮不得吐將兩誠兮冥會夸猶兮愔忘惆悵兮日將暮金支蕩兮迴照霓車麟兮澤霧朝汎兮歐冶夕栖兮丁戊靈之格兮群愉

靈之逝兮我憂叻滄海兮不波東金崎兮使安流惜莫
惜兮百年樂莫樂兮千秋

正學書院碑劉文卿

婺州之崇正祠勝國時行者中書請而秩之憲廟復詔
建為祠故四主宋何先生子恭元金先生吉父許先生
孟之王先生會之皆鄉人服元晦之學議述多行于世
楓山章先生澂人也力學玉山之陽與一峰之徒相權
輿郡國旌其澤祔于廟春秋比之釋望然無櫛園道無
有也其址赭城右翠翼垂環紫松谷舒其西脉紫室映

其北垂烏溪騰帶永水盪胃引湖鑿洫西為近襟遠眺
信安諸峰綢雲浮玉風土靈潔信名賢所都居也張君
來守是邦暨余祀故祠瓦堙木刊二三先生且暴露歸
土偶矣士莫愛道及此教耶楊子曰匪伏匪堯禮義哨
哨其先有衣冠言行而可遷則豈在思遠規賤儒懼枯
也走秦魯趙衛之郊求止也聞至言指簡易相率而厥
如爰居取祀一二門墻之人其心畸行畸曰盡偽事也
不知教人之無類也道若川若途有贊矣有和矣茫昧
于中道而戰癘交集易之繫禮之庸士尚不能明而斤

斤闢三諦之業烏在服其心而與之甚矣今天下教士
病道也燕雀不忘故都士居先王之地而興起易動習
尚易釐信之則祖父之戒諭佩之則青出于藍也世無
河汾之席董薛逸少之響不允應時之北海之門中遠
鴻豫之徒不允觀造士有塾、有期、有課、有高山
之仰亦或王之席而鄭之門也張君于是占氣審食建
襲經之閣布編蒲之牖屈于玉池為堂二廡二亭一龕
一藏一徒室百十有六有墻百有十大壯哉祠之周也
周哉祠之壯也閔歲積用大播無懸甕之文而有鍾離

之治其岫然塑繪若衣冠言行之侔具足以振隱淪之
脉而興百世之風所謂周禮盡在魯矣耳六代之樂者
言必及雅吾大張其戶庭而彼烏巧于歧路往來不拒
來者不追冒僭王之訛而黜非服之儒則吾所謂待能
者也詩曰維彼鶉鷩載飛載鳴而月斯征而日斯邁彊
不息也學士何不反其窳溺者而精進道不可離也不
自顧其鳶魚之察而川上之逝終食顛沛造次胥與役
也其功日益岐而性日益昧乾坤簡矣易矣夫婦之不
知大人之不失學士胡不格物而識之童習白攻非盡

牽耳目也如是則內照不殆不殆悅不畫矣正我之習而無以相似窮我之是而無以相是令二氏之自見也其無以與孔孟爭造影也外道將自降此非吾之言而聖門之言聖門之言先生不以為不我似也則學士何不學其學人其人而相與一變之為快也張君輟然曰圖之此其時矣甲戌之歲亂相翳明天下萬宇俱廢斯土佳氣鬱葱而余首其事熾于宋元而翹々若生不是過也嗚呼百家禮樂可燔乎而濟南吃其餘訓學校徒庠塾可滅野可祭乎而東山新其往蹟使夫士與士言

義大夫與大夫言政其化速矣而天下往吾以是知斯文之不地也乃銘曰適彼象賢居城之東斬苔碣薤庭蔬踰紀如川閱水幽谷莫響惟守于行以古傳祀幅富捐甘峙榘編茨跨堂密宇華觀丹楹周垣四葺棊櫺相經古則膠庠今也惟聚廬洞千群鶯湖問系士說師經漢詁晉訓蘭芷紛如四科競入子駿輕移景伯條例祀由光國學莫愆家周衍無知鶯嶺外驅無文猶興地德參禎背白石之仙踪祖雲黃之堯阿面雙流之清直奠海沙之敬宮積林織均野蒔承隅審勢宅休累世誕貞

景止五賢功卓一人純德純師是邦之君勗哉子衿孱
籍振纓母為鷓斯大道蕩平

海棠祠碑吳時來

海棠祠祠宋臣淮海先生秦觀也在橫州郊西之海棠
橋側即先生故所寓地後人高先生之風為亭其上又
改為書院寔與祀典未載初橫人以先生風義有益于
其鄉之人合祀于是祀先生于鄉賢議者以事先生不
宜以鄉乃又祀于名宦既又以先生編管也處非所據
于神未安二者皆非所以康先生也推先生之志即生

而血食之將舍而棄去復矣後之祀不祀羨耶從後觀
之謂先生為橫人可也莫土非吾也謂先生為名宦可
也人有餘思也嘉靖乙卯南海高君士楠來守州事因
亭宇圯壞方積需謀為修之適先生之後人有秦某者
以靈山丞過橫復以請于高君乃為之立棟宇築垣墻
將迎先生主祠其中于是議專祀今之論先生者曰詞
人詞人甚又沉迷禪旨以寫佛書為穢者所乘致流窟
無寧日吁誰從而論先生之世耶先生初為編修與蜀
黨諸君子忤時宰章惇輩乃御史劉拯承意劾其修寔

錄試誣被謫處州寔與范祖禹諸人同既而以寫佛書
徙柳州既而徙橫州徙雷州孟夏、乎靡有寧處唐宋
以來高修操厲之士半入禪家而趙清猷二蘓公黃魯
直諸人乃其尤者豈學道未純而好高異之心易投難
拔亦不覺其深入歎及觀逆旅集海棠祠有本無本等
語乃知先生之參禪皆其居困之時借以解外紛以舒
其抑鬱無聊之意而寔未嘗有害于吾道也若致患之
因即不寫佛書其遷徙犹是也不究元祐碑中諸黨人
寧獨少游耶乃為之歌曰歐歐肪脂宅南方臭肥滅臭

幽以芳山澄水碧清夜光奎婁錯落燦文章舌聿之吐
離毫芒危難之安思所傷委命大郭托醉鄉含苞元極
橫洋闕閔靈室配崇岡風流後嗣宜久長

忠節廟碑

陳柏

按西閩志挿箭嶺舊有忠節廟云嘉靖甲申余自職方
出備井陘志事廼秋八月提兵由曲陽縣趨倒馬關遂
駐挿箭嶺守焉九月又由浮圖峪走紫荆關得倭觀蜚
狐諸隘口蜚狐者今廣昌縣也其年敵擁衆數萬自大
同入掠朔應忻崞諸處十餘日始遁去余乃督諸將整

兵伺之兩閱月乃還凡所歷有倒馬祭刀晒甲諸石皆
宋將楊六郎遺跡始余按嶺之明日即其廟掃而拜焉
其前題曰宋良將楊六郎祠者蓋宋高陽關副都部署
加團練使楊廷昭之貌其後寢所祀土人稱令公者則
宋贈大尉代州刺史楊業也旁復肖其貌有七皆捧胄
執戈凜凜然犹有生意尚欲奪敵人而噬之者詢之皆
云令公有子八人其稱六郎者則廷昭也余初至倒馬
關亦謁其祠未見題有忠節廟碑立馬鞍獻者久之今
至祠下摩娑所謂挿箭石其遺識宛然又未嘗不拊髀

而歎也余讀宋史業本北漢舊臣初名劉繼業方其王
繼元來降業犹據城苦戰太宗素知其勇欲生致之繼
元方遣親信者往諭業乃北面再拜慟哭釋甲而往見
焉帝喜且厚慰之復姓楊氏授大將軍尋晉為代州刺
史卒副潘美以破遼師拔雲應環朔四州至號楊無敵
使遼人忌之望見旌旗輒引去及陳家谷之役乃為護
軍王侁所迫業已度其不利且謂美等幸張步兵于此
以相援也及退趨狼牙村而侁等已麾兵却走矣業乃
拊膺大慟犹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尚手

刃數人遂墮馬被擒其子廷玉死焉業復三日不食乃死於乎若業者謂之忠節非耶真宗咸和之際其子廷昭復以團練使守高陽閔契丹之侵遂州也衆以城小莫不色懼延昭乃集衆登陴固守以候援至且汲水灌城悉為堅冰城賴以完今所遺插箭及祭刀諸石土人談之烈如昨日事凡水旱疾病有禱輒應是延昭之忠憤猶有存者余獨怪宋事以延昭輩為將而寇準方力主親征使真宗不為王欽若所惑則燕雲十六州可唾手以復奚帝僅為澶淵之盟耶後世子孫又何至

南渡如靖康也我國家奄有四海威震朔漠蓋嘗三犁虜庭矣今天子明聖神武以文惠綏海內其有弗庭者輒出師討之曩余在職方嘗檄諸邊帥願以長纓繫單于之頸而致之頃者視師關西即與諸將士繕城練兵矢心以破此虜諸將士亦攘袂思奮因慕楊氏父子遺烈慨然想見其人恨不與之同時親見其戰功如宋史所云已為之扼腕願瞻茲地乃素所馳歷以樹勳名者又可使之泯無傳耶乃命守備李著伐石紀焉且改題其額曰宋良將楊父子忠節廟以告來者云

東吳靖海錄 徐縉

吳水國也濱江帶湖東漸滄海當倭夷孔道蘇之崇明
邑尤斗絕治海中所轄地皆離立水面非帆棹不通故
稱各沙云風氣澆薄民俗輕悍習于波濤之阻狃于漁
賊之利寇鈔讎殺日尋干戈雖復約束以文吏鎮壓以
戎行而法久敝滋綏御無方率三十年一遘大亂如劉
通如施天泰如鈕東山如董琦侯仲金王頤諸賊皆沙
編氓而窈發相望不踰常期咸至用兵勦截屈法招誘
乃克小康良由草薶禽獮不能芟其根株破其巢卵教

載之後醜類日繁凶德叅會則始于盜膏魚鹽中劫奪
商旅馴至罪孽叢積主名顯著非叛逆不能延其喘息
終階大亂斯海寇頻仍之畧也近歲邑之長沙民秦璠
王良王庠宋文晟卽漢顧良徐守正等皆前叛族之黨
裔私分部曲世濟充醜出沒江海盜販流劫為日久矣
兵備憲司屢檄州縣招撫之不肯降自分不赦益嗾聚
亡命羣盜鑄造兵器樹立旗號偽稱靖江王內自太倉
諸近地外自大江千里間白日殺人燒劫市鎮剽掠賈
舶不可勝紀沿江瀕海之民騷然奔竄而乍候捕邏之

士莫敢誰何遂乃邀截運艘戕殺兵吏騰播妖言無所
顧忌竊屯承突勢漸獷猖嘉靖庚子春兵備副使王君
儀遣官討捕州判石魏千戶周朝卿等違其方畧並致
喪歟于是巡撫都御史松泉夏公巡按御史蒙泉趙君
上疏請師誓圖勘定上為之震怒切責內外守備重臣
及江防諸司逮繫僨事者下之詔獄仍勅本兵依今少
師大學士桂洲夏公在諫垣時所論建置江淮提兵官
以專戎務乃擢都指揮湯侯慶為前軍都督充巡捕江
淮提兵官嚴期討賊冬十月湯侯乘傳至吳與夏趙二

公泊操江都御史王公巡江御史周君親臨太倉相度
賊勢忝酌机宜協贊軍務若夫興發資儲整勅戎器戈
舡砲艦長棘勁弩矍矍百艘飛騎萬楫則夏公徵集之
招徠勁勇選練驍敢妙簡偏裨撫循列校虎士千群魚
麗九變則湯侯訓齊之明賞罰之條舉激揚之典制中
權之謀建廟勝之策則夏公與趙君運韓之扼長江之
險控千里之勢增守禦之防恢掃蕩之畧則王公與周
君襄贊之用能號令整齊憲度嚴肅資械山積人心
奮固已不戰而奪之氣矣十六日小遇于唐子口擒其

獠首縱其奔逸示以先聲決我全勝十一月三日大軍出劉家渡口賊勢銳甚海鯨巨艦長蛇堅陣弥巨聯絡螳怒鷁張其巨魁皆緋衣金帶鼓吹儀從談笑揮霍指顧拒敵我師則長帆蔽空玄甲晃日雲翔鳥集之隊龍驤鷹揚之校開闔左右變化若神既接戰湯侯親秉白麾往來督策呼聲如雷海水飛立神鎗放靈竒績先著戰自朝至日中是賊徒殲焉臨陣斬馘賊首秦藩等四人賊徒二百餘人傷溺者二千餘人商屍沸血洪濤為赤惟王良以三舸逃歸長沙翌日副使王君密遣辨士

陳熙持賞購榜諭曉說賊首小宗文晟捕斬王良贖罪取功十一日小文晟果等犹屯結未散越二十五日湯侯乃以副使王君行營諸哨開帆大洋直擣長沙焚其巢窟夷其險阻荏苒符籙蕩鞠為灰燼斬首四人捕虜二百餘人鯨鯢戮于淵渚蛟鱓尸諸藁街累年黥逋一旦掃滅三軍凱旋萬口稱慶臣盡其筭略無所牽掣協心同慮克樹大功海甸寧謐永無東顧之憂海隅蒼生奠安衽席之上者教公之力也至是軍興而民不知擾寇熾而列城安堵俘馘千計而不及于無辜資費巨萬而

不出于征歛則又巡撫公之雅量操江公之遠略巡按
巡江君之風裁太守馬侯之廉能節推陳侯之明慎處
分經畫切中事机之所致也洎夫元戎湯侯副使王君
偏裨列校竭忠宣力經文緯武勞績茂著之先後則有
聖天子賞功之典在辛丑之秋南岷王侯以名御史來
守吾蘇下車旬日政教大行乃謂節推陳侯曰蘇維畿
輔重地意外之防莫切于此海沙之寇顧茲偉績誠宜
請于立言鉅公鋪張揚厲銘勒貞石樹之海壖如銅柱
故事以昭示于無窮庶幾有所懲勸謂縉郡人也聞見

所及諒得其詳猥托以序述不獲辭遂錄其實如左

